

天主忠僕

瑪蒂達·查洛特·沙霖

MATILDE CHELHOT SALEM

(1904-1961)

早年生活

瑪蒂德·沙霖在 1904 年 11 月 15 日生於敘利亞(Syria)阿勒頗(Aleppo)。她就讀於亞美尼亞(Armenia)無原罪聖母女修會的學校，對她們滿懷敬愛感恩之情。1922 年聖母升天節，18 歲婀娜多姿的瑪蒂達，下嫁 34 歲的喬治·沙霖(George Elia Salem)。他是個富商，勇敢進取，個性出眾。瑪蒂達認為美好人生開始了，但她並非事事順遂。喬治很愛她，但為人進取，佔有慾強，性格專橫，瑪蒂達須以極大的溫柔良善，才能避免衝突和誤解。

忠信的伴侶及稱職的助手

結婚數年後，她清楚知道自己無法生兒育女。喬治因此終生非常痛苦，但瑪蒂達的悲傷更甚。不久，喬治患上家族遺傳的糖尿病，加上年青時勞碌生活，削弱他的身體機能，而且心臟也越來越弱。瑪蒂達接受這磨難，沒有抱怨，留在他身邊，成為獻身和稱職的看護。她多次陪伴丈夫往歐洲和東方，出席他的商務會議。她熟習商業事務，喬治邀請她參與討論和業務磋商。她也獲得歐洲許多重要公司的尊重。

默默受苦

瑪蒂達·沙霖在家中要承受一根尖刺，但她出於愛德，沒有張揚此事。喬治的父親厄里亞·沙霖(Elias Salem)喪妻多年，與他們同住。由於年長，他沒有注意兒子的健康問題，父子關係日趨緊張。瑪蒂達經常要圓滑地作出調停，保持家庭和睦。她還有另一根秘密的刺，而且更使她痛苦，就是喬治開始懷疑瑪蒂達的愛。這種疑慮使她悲傷。她常暗中哭泣，但沒有表露出來。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(1939 年至 1945 年)，家族的財產倍增。然而，喬治的健康開始迅速衰退，尤其是在 1942 年至 1943 年期間。這為她非常痛苦。

丈夫逝世

依西多祿·法泰爾蒙席(Mgr. Isidoro Fattal)獲任命為阿勒頗的希臘公教會教省總主教。他謙卑神貧，充滿使徒熱忱，在很短時間內便與喬治及瑪蒂達成為朋友。一天，喬治向他訴說一個秘密心願，就是成立基督徒的慈善事業。法泰爾蒙席是年青工人的神師，因此建議他設立職業先修學校，培育未來的基督徒工人。

喬治和瑪蒂達很喜歡這個建議，力促他參與此事。他們在城內北部購入一座大房子，用作開設學校。這項新計劃在戰爭的烏雲中射出一道希望之光，似乎喬治也獲得新的生活動力，但這只是短暫的幻象。1944年10月26日，喬治病逝。瑪蒂達鬱鬱不歡。他們共同生活22年，沒有喬治在身邊，她感到活不下去。

貧苦孩子的母親

然而，瑪蒂達懂得控制自己。在往後的日子，這位40歲，成熟、尊貴和勇敢的寡婦獲得眾人欽佩。兒子的死訊使年老的厄里亞·沙霖大受打擊，他打算離開老家，但瑪蒂達勸他留下來。他是家裡唯一能使她想起喬治的人。她美麗、富有、高貴、仁慈，本可展開新生活，但她發現另一個召叫。她的新家庭就是城內的貧苦青年，她準備成為他們真正的母親。喬治生前營商，賺得巨大財富，死後全數留給瑪蒂達。她與依西多祿蒙席合作，運用這些財富，獻身完成他的偉大遺志。喬治·沙霖曾設立一個基金，以繼續推行他的計劃，包括開設職業先修學校、教堂、工人宿舍、醫院等。根據當時敘利亞的法律，他最多只能把財產的三分之一撥入這個以他命名的基金。瑪蒂達和法泰爾蒙席是這項事業的主持人。

在1944年至1959年的15年來，瑪蒂達獻出所有精力給喬治沙霖基金。朋友關心她，勸她不要放棄開始新生活的機會。她考慮過後，到她經常作義工的希臘人孤兒院。她擁抱聚集在她身旁的小孩子，作出這個決定：「這些孩子及將來上主讓我碰見的小孩子，以後將是我的子女。」

邀請慈幼會會士合作

1945年，法國在敘利亞的管轄權結束後，聖母小昆仲會須離開阿勒頗一所有800個學生的名校。瑪蒂達透過天主教總主教，力促基金的行政委員會購入這所學校。這將成為日後職業先修學校的中心。然後，她前往杜林，與慈幼會總會長李嘉堂神父商議，請他派慈幼會會士管理學校。他們在1948年抵達，自此成為她的兄弟，慈幼會會院也成了她的家。她丈夫的遺骸後來移放會院，她日後也埋葬在這裡。

該年發生以巴戰爭。除了造成政治問題外，亦使敘利亞湧現難民潮。許多母親、嬰孩、老人、貧苦者和受驚的人離開耶穌曾宣講和平友愛的土地，來到敘利亞。瑪蒂達為他們獻出所有力量和溫情。她開設收容所，給他們食物和安慰。

在學校工作的慈幼會會士賈科莫·馬吉神父(Don Giacomo Maggi)成為她的神師。他指導她推行慈善工作和面對痛苦。她在慈幼學校附近建了一座小房子，住在那裡。她每天早上參與感恩祭和領聖體，在所有人離開後，跪在聖堂祈禱良久。她祈禱默想，向主獲取力量度過每日的生活。她是慈幼協進會會員，聖方濟·亞西西會的會員及「無限聖愛事業」的共同創辦人。她的姪兒寫道：「我

嘗試發掘瑪蒂達·沙霖的神修歷程，發現她的神修結合聖方濟·亞西西、聖方濟·沙雷氏及鮑思高神父的精神。她向聖方濟·亞西西學習神貧，把自己完全奉獻給天主；向聖方濟·沙雷氏學習愛近人，體諒別人的弱點；最後向聖若望·鮑思高學習以行動關愛青年工人。」

在愛德方面，她全力支持所有慈善機構：傳道會(Catechetical Societies)、聖雲先聯盟、貧窮孩子的夏令營和收容所、伊斯蘭慈善組織，並服務青少年罪犯。她也是紅十字會的副會長。

恭敬聖母

至聖聖母在她生命中佔非常重要的位置。她在睡房門邊放置一個花地瑪聖母像，每天在聖母像前與朋友和家僕一起誦唸玫瑰經和作晚禱。她晚年患病的日子，也希望把這個聖母像放在床邊。

隱疾

1958年，她與姪兒羅里斯(Loris)一同外遊。旅程頗為勞碌。他們前往歐洲各地，需要許多體力，而且十分勞累。在奧地利的行程結束時，有個年青醫生（她的親人）勸她接受身體檢查。她同意了，但由於害羞，拒絕接受一個婦科檢驗。身體檢查結果顯示，她健康正常。事實上，她患了嚴重的惡性腫瘤，但她不願意接受若干測試，因此沒有及時驗出。

面臨危機

1959年五旬節後的星期一，她在花園嚴重出血。有人召來婦科醫生，發現她患上癌症腫瘤，須接受緊急手術。瑪蒂達起初很沮喪，顯得憂心緊張，但不久平靜下來，說：「仁慈的上主，我感謝你！」她一生最艱苦的二十個月開始了，痛苦淨化她所有雜質，使她輝煌彰顯對天主的純潔之愛。手術原定在巴黎進行，其後他們希她到美國接受手術。這時，她遠離家鄉，充滿憂傷，還要面臨危機，於是痛哭起來。當時在場的姪兒羅蘭德(Roland)說：「我嬌嬌反應激烈，出乎意料。在這一刻，她的財富和生活保障顯得一無所能，她正在面對死亡的奧秘和天主。」姪兒還補充說：「我們一起誦唸玫瑰經後，她逐漸回復平靜。」

重返家鄉

瑪蒂達希望在手術前見神父。腫瘤割除手術為她帶來極大痛苦，但她忍著淚水承受。切片檢查顯示，那是惡性腫瘤，須進行放射性治療，防止腫瘤擴大。幸好，她可回家接受治療，瑪蒂達回家後感到安慰。她逐漸重拾活躍生活，每天到慈幼會會士的聖堂參加感恩祭，與神師馬吉神父會面詳談。

住院生活

瑪蒂達的慈善事業正在發展之際，她在 1960 年 3 月中旬舊病復發。她到法國露德聖母的山洞，祈求聖母賜她恩寵，以毫無保留地接受天主的旨意。她把生命奉獻給天主，接受醫生建議住進紐約的紀念醫院(The Memorial Hospital)。希臘公教會主教毛魯夫(Maolouf)也指示她這樣做，雖然她認為這樣她會客死異鄉，但也聽從他的吩咐。放射治療給她許多苦楚，化療在 1960 年仍在起步階段。

與「子女」重聚

瑪蒂達在九月終可回家，但沒有康復希望了。她看著學生歡欣地到她的學校上課，為數 280 人，全是工人的孩子。她很安慰，感到自己是他們的母親。她立下遺囑，透過各項慈善事業把所有財物分施給窮人，她實在可以說：「我死在一座不再屬於自己的房子裡。」

與世長辭

瑪蒂達雙腿再出現腫痛症狀。曾在巴黎沮喪痛哭的瑪蒂達，這時拒絕注射鎮靜劑，要把痛苦奉獻給天主，作為純潔的犧牲。當查徹提醫生(Dr. Chachaty)把鎮靜劑注射入她的靜脈時，她叫喊說：「主啊，我為基督徒的合一、司鐸成聖、基金的蓬勃發展，奉獻我的生命。」

對於瑪蒂達的臨終生活，她的姪兒羅蘭德(Roland de Sahb)作證說：「曼尼神父(Fr. Mani)如常給她送聖體，與她默想基督的苦難。瑪蒂達·沙霖要求領受病人傅油。她虔敬地領受聖事，回應所有禱文，渴望返回造物主身邊。2 月 27 日星期一凌晨，我在她身旁守候。一道白光透過窗簾照進來，我打開窗簾。她望向白光，愉快地對我說：「下雪了。」這個季節下雪是很罕見的。這是來自天上的標記，顯示她的高貴純潔和天主的召喚。她請我們誦唸《讚主曲》。九時三十分，她的心臟停頓。法泰爾蒙席舉起右手說：『聖善的瑪蒂達，跟隨天主離開吧。』她並非天生的聖人，但付出真誠的努力成聖，回應天主的呼召，攀上聖德的山峰，逐步捨棄她喜愛的世俗，受苦祈禱，日漸接近天主。我有幸作此事的見證人，有責任作證，而這就是我的見證。」

1961 年 2 月 27 日，她在聖德的芬芳中逝世，享年 56 歲，安葬於阿勒頗的慈幼會聖堂。她的真福列品程序於 1995 年 10 月 26 日展開。

重要日期

天主忠僕瑪蒂達·查洛特·沙霖

1904 年 生於敘利亞阿勒頗

1922 年 下嫁喬治·沙霖

1944 年	丈夫逝世
1947 年	喬治沙霖基金交給慈幼會會士
1959 年	發現惡性腫瘤
1961 年	與世長辭（2 月 27 日）
1995 年	真福列品程序展開